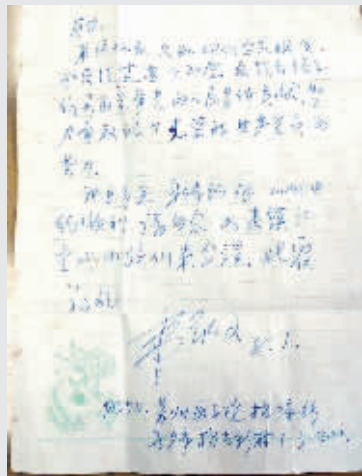


我们的父亲战斗在日伪魔窟里

——鲍海珊子女走进本报讲述父亲抗日往事

本报记者 干光磊



韦永义写给刘月华的信。



韦永义(前排左起第三位)和鲍海珊家人的合影。

鲍海珊,日伪时期镇江警察局和日本宪兵队的侦缉队长,不少老镇江人可能还记得他。在印象中,他是一个反面人物,不顾民族大义,投靠敌人,为群众所痛恨。殊不知,他其实是受我党派遣隐藏在敌人心脏中的一颗“炸弹”,长期秘密战斗在日伪眼皮底下,为革命做出过许多重要的贡献,是一名爱国者和地下工作者。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近日,鲍海珊的3位子女走进本报,向记者讲述他们的父亲在抗战期间秘密战斗的事迹,并公开所收藏的一些史料。

觉悟提高,受秘密派遣打入敌人内部

鲍育瑞是一名企业退休人员,今年69岁。他对记者说,家中子妹五人,他排行老四,父亲鲍海珊1939年从苏北派过来做秘密工作时,他还没有出生。所以,自己所知道的父亲抗日事迹,是从母亲的讲述和地方史志书籍记载中知道的。

“父亲1902年出生,当时家境贫寒,少年时随祖父离开苏北家乡落脚镇江,之后就在镇江码头上从事苦力。由于父亲十分机灵,他通过封建方式结交各路朋友,在镇江立足生活了下来。”鲍育瑞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日寇占领镇江前逃到东乡江心的新老洲暂时藏身。在日伪政府成立后,父亲在日伪政权统治下收税维持生活。

1939年新四军贯彻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而新老洲则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必经之地。此时由于同新四军地方工作干部有较多的接触,鲍海珊的革命觉悟、民族觉悟逐渐提高,参加了抗日救国的革命工作,为新四军挺进中队三支队(1939年11月后,挺进三支队与江抗合编改称挺纵四团)在

江北沙头、童家庵一带搞税收工作,保证部队的军需供给。

新四军挺纵四团调防离开江都大桥一带时,四团团团长韦永义为了能掌握镇江城内敌伪动态,曾派遣了不少绝对可靠人员潜伏回江南,鲍海珊也受其派遣到镇江展开秘密工作,并安排由韦永义亲自单独指挥联络。直到1942年长江工委建立后,韦永义才将鲍海珊的关系交给工委书记彭炎,但他俩还是保持联系。

鲍海珊秘密回镇江后,首先通过旧的社会关系当上了伪县政府禁烟局的查缉员。不久,他因新四军嫌疑被汪伪特务机关“九十四号”逮捕。虽然特务机关进行了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等一系列的逼供手法,但是鲍海珊始终不吐真言。

后经多方活动,由当时伪镇江县城区长邱凤仪(封建帮派头领之一)转请日本宪兵队小队队长曲川出面保释出狱。此后,鲍海珊按青帮帮规拜在邱的门下,不久利用邱的青帮关系,他又打入另一个青帮头子胡春潮为局长的镇江伪警察局和日本宪兵队,并担任了这两个敌伪机关的侦缉队长。

家中阁楼,曾经留宿新四军多名干部

一起到本报来的鲍家子女中,鲍育龙是家中的老二。他出生于1940年,虽然抗战时期他才只有几岁,但他告诉记者,自己知道当时父亲秘密斗争的一些情况。

鲍育龙特别讲到了他家作为新四军秘密活动地点的小阁楼:“我们家当时住在城外冬眠局巷,门堂上有个小阁楼,那上面父亲是绝不允许家人上去的,表面上是放置闲杂物品的地方,其实那上面是父亲的秘密活动场地。”

鲍育龙听母亲讲过,父亲经常留人在上面过夜,这些人

都是新四军的秘密工作人员,其中包括韦永义、王龙(镇江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等。

“那时候我年岁小,但知道王龙跟我父亲接触频繁,曾在我家的阁楼上秘密居住过。”鲍育龙说,“自己小的时候曾听父亲讲过王龙壮烈牺牲时的情景。还有,在日本投降之前,邱凤仪知道父亲和新四军的关系后,曾向父亲流露出投诚的意向,父亲把王龙带到邱凤仪家,但在接触交谈后,王龙和父亲都感到邱凤仪没有诚意,此事遂无果。”

利用公开身份,惩治叛徒、营救我党干部

据鲍家子女介绍,鲍海珊在当上了侦缉队队长后,利用公开的身份为我新四军做过一些重要贡献。

1945年夏季,敌伪酝酿了一个阴谋,派束志率领部分伪军向我军假投降,寻找机会,下手杀害我军苏中五分区的首长。鲍海珊知道实情后及时向韦永义提供这一阴谋情报。苏中五分区审查结果证明了鲍海珊提供的情报是正确的,束志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鲍海珊常用公开的身份,积极设法营救被敌人逮捕的我党干部。原镇江中心县委书记王若谷以“账房先生”的身份隐匿在镇江大西路某南货店内,不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王始终坚贞不屈,日寇就将他关在齐腰深

的水牢里,准备活活泡死他。

韦永义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派秘密交通员通知鲍海珊:“要尽一切的努力设法营救被捕者。”鲍海珊对交通员说:“请转告大老板(对韦永义的密称),只要有我鲍海珊在,就有他(指王若谷)在!”事后,鲍海珊通过人脉关系将王带到侦缉队后,装模作样的审讯了几次,王还是没有口供。不久鲍海珊就将他以“嫌疑分子,查无实据”交保释放了。

鲍海珊还以抓逃兵的合法名义,抓捕了我党的一个叛徒,确保了我党在镇江的苏中五地委驻镇机关的安全。避免了我军镇江地下联络站免遭破坏,受到了王龙、韦永义等苏中五地委领导的大加赞扬。

拒绝营救经费,宁坐牢也不浪费我军资财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新四军准备解放镇江城。鲍海珊奉命组织了一批武装人员作为解放镇江城的内应,后因上级指示暂不解放大中城市而作罢。日寇投降后,敌伪时期的汉奸、特务,凡同蒋帮缺少联系的大部分外窜逃匿,而鲍海珊仍坚持留在镇江城内。江南新四军北撤时,韦永义曾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北撤,鲍海珊要求再坚持一段时间。

不久,国名党反动派以私通新四军和汉奸的双重重罪逮捕了他,几经审讯鲍海珊只承认他替日本鬼子干过事,最后国民党以“汉奸”罪判处鲍海珊有期徒刑3年半,其冬眠局巷住房也作为敌产而没收。

鲍海珊的妻子名叫刘月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家庭妇女,新中国成立后进了市糖烟酒公司工作,1991年去世。据刘月华生前向子女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丈夫被逮捕后,已经北撤到苏北的我党我军领导机关决定设法营救其出狱。1946年初,韦永义派人在城外苏北公寓与刘月华秘密见面,决定以600担食盐作为活动经费,营救鲍海珊出狱。自己特地赶到苏州监狱探监,将这一情况告知丈夫,鲍海珊却对她说:“请转告大老板,他的这份情谊我心领了,这笔钱一定不是他自己的,新四军目前也有困难,我愿坐几年牢,决不能用这笔钱。请将此钱移作他用吧!”

这样,鲍海珊整整坐了3年牢,到1948年底才出狱。

出狱时,正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横渡长江。韦永义又派人来镇江找鲍海珊,要求搜集有关镇江城内国民党的各种情报。接到情报任务后,鲍海珊不仅通过秘密交通向苏北提供敌情材料,还设法制成了标有镇江城大街小巷地名和敌人主要机关所在地的镇江洋图,派妻子直接送往江北韦永义手中,为镇江解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经人民政府安排,鲍海珊担任苏州中国大戏院经理。在此期间,他还积极协助人民政府破获一起重大的潜伏特务案件。1957年,鲍海珊在镇江家中病逝。

刘月华曾向子女述及丈夫在那段峥嵘岁月里心中的苦闷。鲍海珊处在那样的环境里,思想上也非常苦恼,他对妻子说过,这(指担任侦缉队队长)是一个被祖宗责备,被众人唾骂遗臭万年的差事,但从抗日救国的大义来说,此项工作又是必须要有人来做的。

好在时间是公正的,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鲍海珊为革命作出的贡献。1977年的一天,一封普通的信件寄至刘月华手中,信是当年鲍海珊单独联系的领导、后任镇江地区专员的韦永义寄来的,信中充满了老首长对老部下及其家属的思念和关怀。

征集报道线索 启事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进一步宣传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本报推出特别报道“国破山河在——家族记忆里的抗战”,尝试从家族(家庭)的视角,追溯抗战胜利背后的家国情仇,着重展现镇江人民在八年抗战中作出的巨大牺牲、英勇抗争和重要贡献,以及不忘抗战历史、继承抗战先烈遗志、弘扬抗战精神的事迹。欢迎广大读者与我们联系,提供报道线索,或者讲述自己家族(家庭)的抗战故事。联系电话:85033002,电子邮箱:1085340429@qq.com,来信请寄:镇江市中山东路4号东江晚报民生新闻部,邮编:212001,信封上请注明“国破山河在——家族记忆里的抗战”字样。

